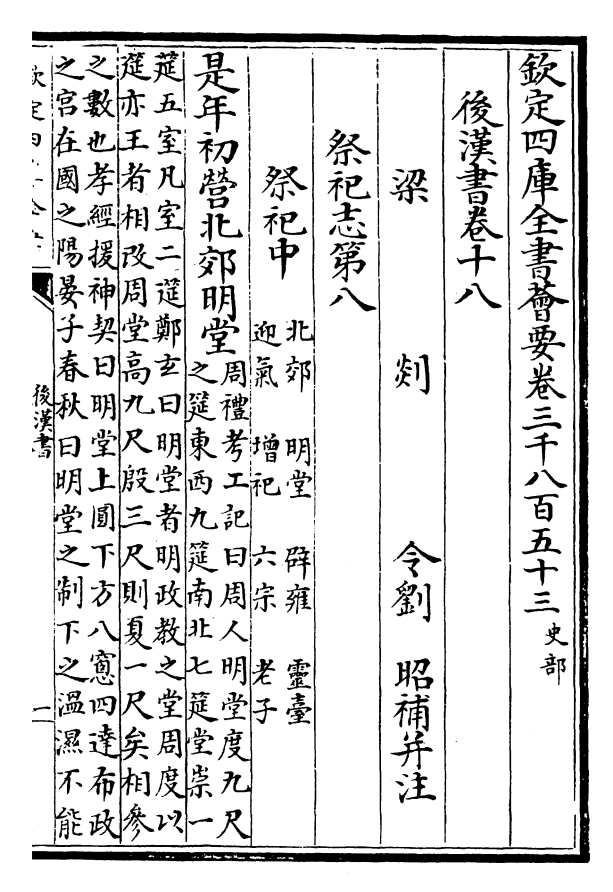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五十三　史部

後漢書卷十八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祭祀志第八

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濕不能

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窻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辟雍

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壁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

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靈臺未用事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瑞應神明之變化覩日氣之所驗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倉廪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暑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上班教曰明堂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歷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

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

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于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

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

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

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書曰行夏之時般祭之日犧牲尚黑耳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

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别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

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去邑七里因火數也車旗

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南郊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圜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圓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語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

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鍪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

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

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

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上從郎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竝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荅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

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為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逵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互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時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望于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

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為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

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没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向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為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己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
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
禮廵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
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
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于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
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禋之言煙也三祭皆
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
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
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
餘為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
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
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
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
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于所係者范甯
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
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

衆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盡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為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煙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

槱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别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後漢書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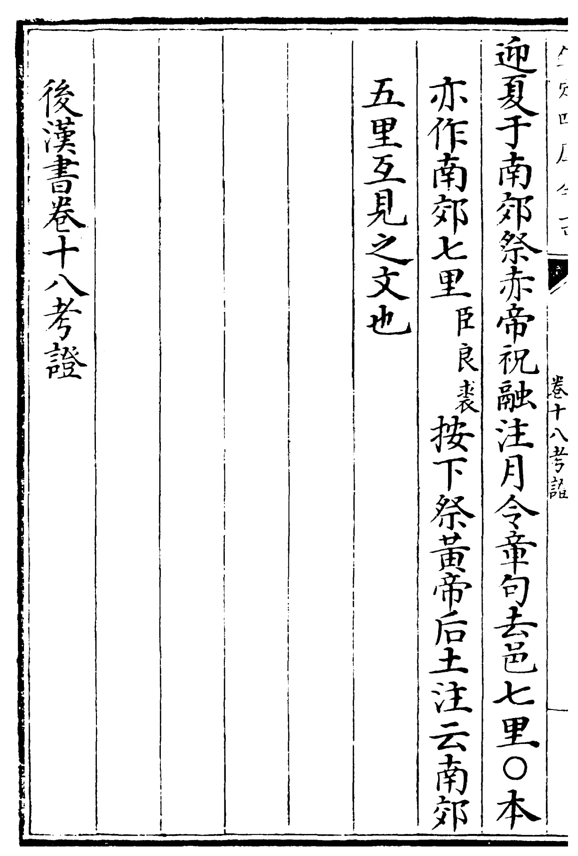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十八考證

祭祀志中靈臺未用事注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監本崇字下衍矣字向明二字誤作堂字俱依宋本改

又以周清廟論之○論下衍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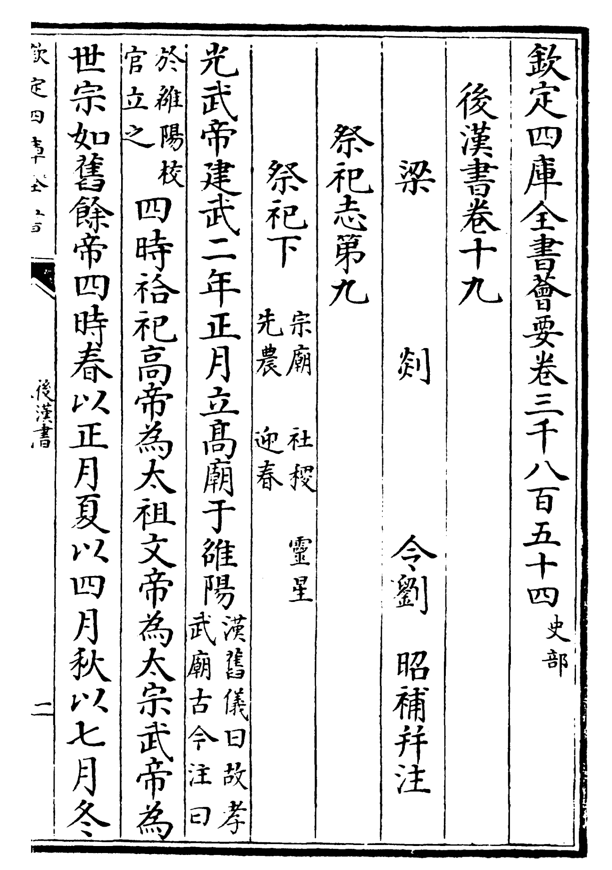
又明曾之太廟猶周清廟也○明下衍堂字之下脱太字俱依宋本改

又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六九何焯校本改九六



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注月令章句去邑七里○本亦作南郊七里臣良裘按下祭黃帝后土注云南郊五里互見之文也

後漢書卷十八考證



後漢書卷十九

梁　剡　令劉　昭補幷注

祭祀志第九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

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

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稻田）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

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

禮父為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

禘之為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

祭時不祭

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絪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黄金釦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却六寸白銀釦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惟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后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儐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觶酒從帝進拜謁贊饗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巵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承丁孚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

臣太常撫夙典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鬛商祭明視薌萁嘉薦普淖醎鹾豐本明粢醪用薦酎事于恭懷皇后尚饗嘏辭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俾守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宰左辨以致皇帝光

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號曰世祖廟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録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為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

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熈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来

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
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
進武德之舞如故

以元帝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
爲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
衣孝章即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
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

東觀書曰章帝初即
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
對於八政勞謙克已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
迫遺詔誡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於更衣猶宜
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
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
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

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羡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

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于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徳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蒼上言文武宣元祖祫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徳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别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賔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别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

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

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
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勑慎終有始
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
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
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
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沖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
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
河閒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
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閒
孝王曾孫解瀆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

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嵗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户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墠四世為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於始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墠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蹕禮也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載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

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襃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

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宫人隨

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寘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閒也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為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為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於五

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

方壇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絜淨也祭社有樂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

無屋有牆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

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為

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霤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内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也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為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王莽奏立官稷后稷配也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

稷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稷為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也孔鼂云周祀一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到于令是祀而後諸儒論之其文衆矣

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

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彧令統答焉統答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為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為

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循讀傳者則真主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造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

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
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傳有
見文今欲易神之相合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
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
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以牢
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
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
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
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
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於社
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
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
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
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
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
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

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紫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司龍為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霤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

角為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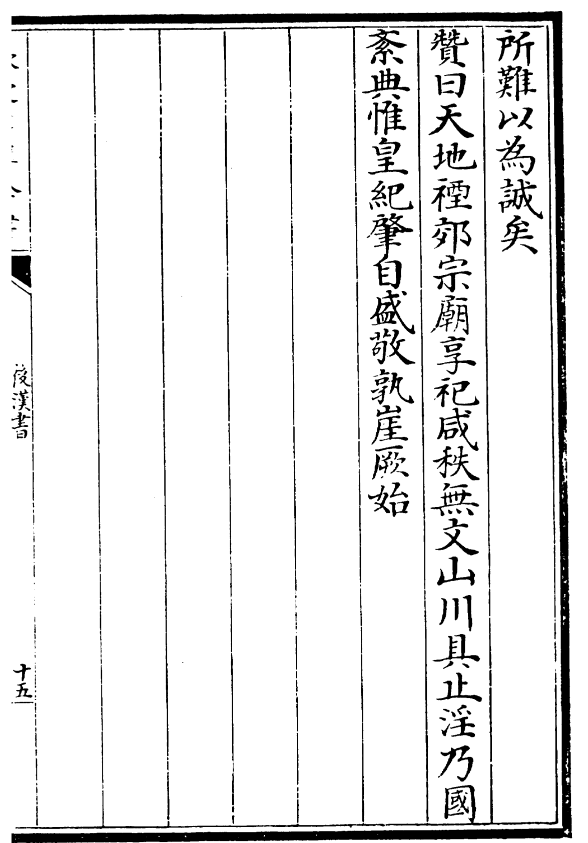
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

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贄不同圜方異等周禮天地四

方璧琮琥瑋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 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 臣昭曰玉貴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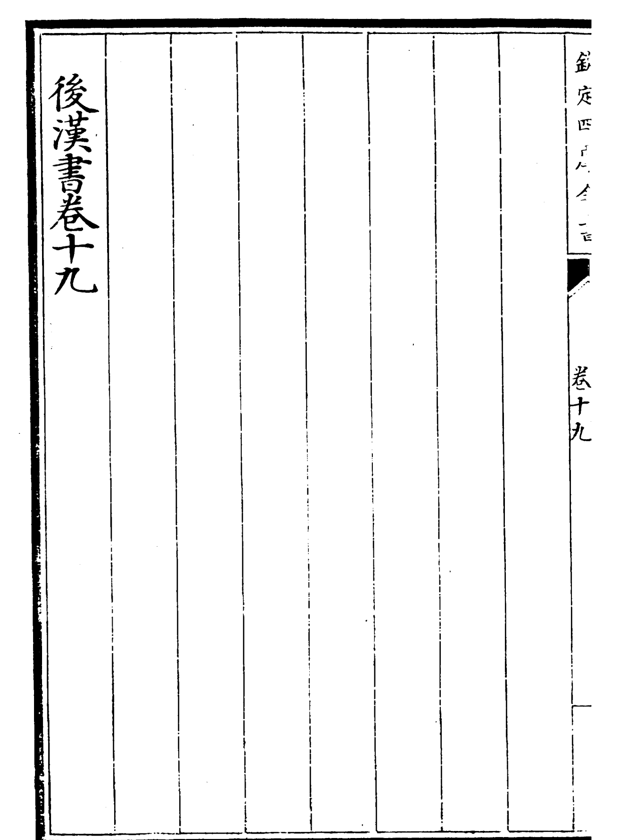
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告厥成功難可知者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興封所以成德昭告歸天遠以相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為失



所難以為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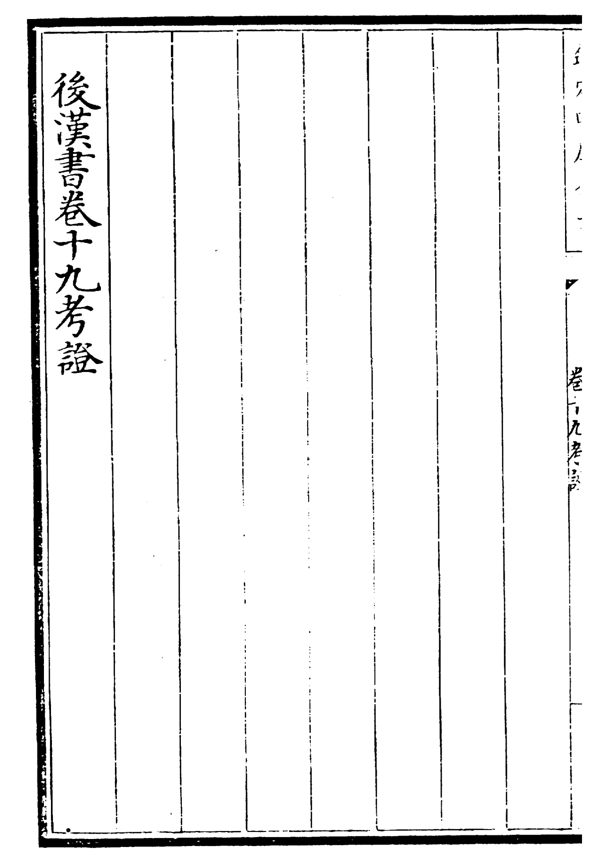
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後漢書卷十九

後漢書卷十九考證

祭祀志下語在章紀注謝沈書曰大雅曰昭哉來御愼其祖武○臣世駿按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大雅文也以茲為哉漢碑有之以許為御以繩為愼非有避諱不知何自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注馬昭曰○諸本皆作馬眙何焯校本改臣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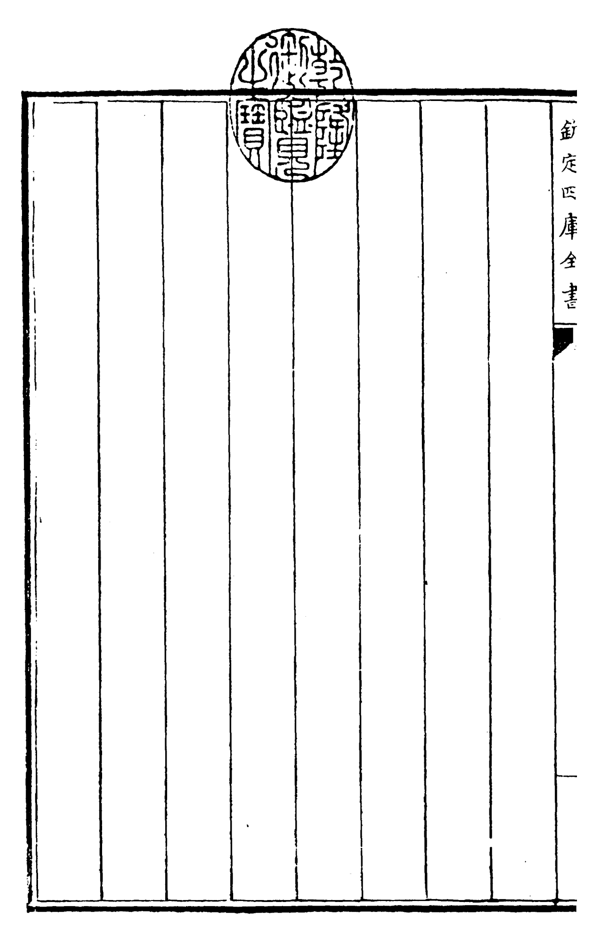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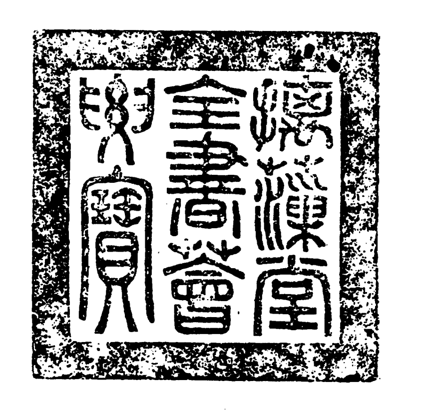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七第十頁後三行所謂磨朐揟石捫天之難也刋本揟訛揘據毛本改

卷十八第四頁後五行則先後義鈞也刋本鈞訛鉤據監本改

第十頁前八行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刋本立訛變祖宗訛宗祖據祭法改

卷十九第七頁後四行祫於始祖之廟刋本始訛世據監本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觀音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書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後漢書卷二十

梁　　剡　　令劉　昭補并注

天文志第十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二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

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星經曰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兖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熒惑主輿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主奎婁胃昴畢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為東海丙子為琅琊戊子為彭城庚子為下邳壬子為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為漢中丁亥為永昌巳亥為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為廣漢癸亥為犍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

日候之甲戌為魏郡渤海丙戌為安平戊戌為鉅鹿河間庚戌為清河趙國壬戌為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荆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為南陽巳卯為零陵辛卯為桂陽癸卯為長沙丁卯為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兖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為東郡陳留丙辰為濟北戊辰為山陽泰山庚辰為濟陰壬辰為東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為豫章辛巳為丹陽巳巳為廬江丁巳為吳郡會稽癸巳為九江凡六郡第七星為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為潁川壬午為梁國丙午為汝南戊午為沛國庚午為魯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為玄菟丙寅為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為上谷代郡壬寅為廣陽戊寅為涿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為五原鴈門丙申為朔方雲中戊申為西河庚申為太原定襄壬申為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黄夏赤黄秋白黄冬黒黄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

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鬬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尚書曰帝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璇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愼鄭之裨竈魏石中夫或云石申父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

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覩成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鬬于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叙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

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天戒明王事焉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絶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畧具辰耀之本今寫載以備其理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運有逌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兹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

天成於外地定於内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葢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儛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嬴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

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為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跱各有逌屬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蜷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狠蚖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憑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

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葢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斁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

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覿于東覿于東屬陽行速者覿於西覿于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寔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黄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畧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

雨絶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明者續其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星占曰其國内外用兵也其所以孛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爲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宋鈞注鉤命決曰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强國恣黄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起也韓揚占曰其象若竹彗樹

木條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灾深短小見不久灾狹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穰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又一日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應無德於國穿陂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攜奪誅戮如仇讎自是觀之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果如晏子之言孛之與彗如似匪同 張爲周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爲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

士衆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衆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以示富強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衝車以撞城爲雲車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

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袁山松書曰怪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并力猋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溰水死者委積溰水為之不流殺司徒王尋軍皆散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

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為兵太微為天廷太白贏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為將軍皆以虎為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為漢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闥商人杜吳殺莽漸臺之

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以更始入長安赤眉賊立劉盆子為天子皆以大兵入宮廷是其應也

光武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一月辛亥月犯軒轅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與鬼女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白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黃帝星占土犯鬼皇后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卧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軒轅（孟康曰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跡而去為飛也）流星為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

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閏月庚辰火入輿鬼過軫北庚申月在斗赤如丹者也）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為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柳為周軫為秦蜀大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吳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船泝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臣昭曰述雖以白承黃而此遂號為白帝於文繫長書例未通）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

述女壻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斬述將田戎吴漢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臧宫破涪殺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胷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所殺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以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為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者兵將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

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入氐暈珥圍角亢房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閻興軍下曲陽臨平呼沱以備胡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以東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

應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昴頭兩星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九月甲午火犯輿鬼十月丁卯大星流有光發東井西行聲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輿鬼西北黃帝占曰熒惑守輿鬼大人憂一曰貴人當之巫咸曰水見翼多火災石氏曰為旱郗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炎長三丈韓揚占曰在昴大國起兵也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韓揚占曰彗出營室東壁之間為兵起也二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彗星為兵入除穢昴為邊兵彗星出之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一曰

昴星為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歙以事繫獄踰歲死營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為皇后除宮之象也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星東已酉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十九年閏月戊申火逆從氐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月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郁萌曰熒惑逆行氐為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

長五尺爲彗東北行至紫宫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當見而見是羸而進也東井爲水衡水出之爲大水是歲五月及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爲喪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穢紫宫天子之宫彗加其藩除宫之象也荆州星經曰彗在東井國大人死七十日王當之五十日相當之三十日兵將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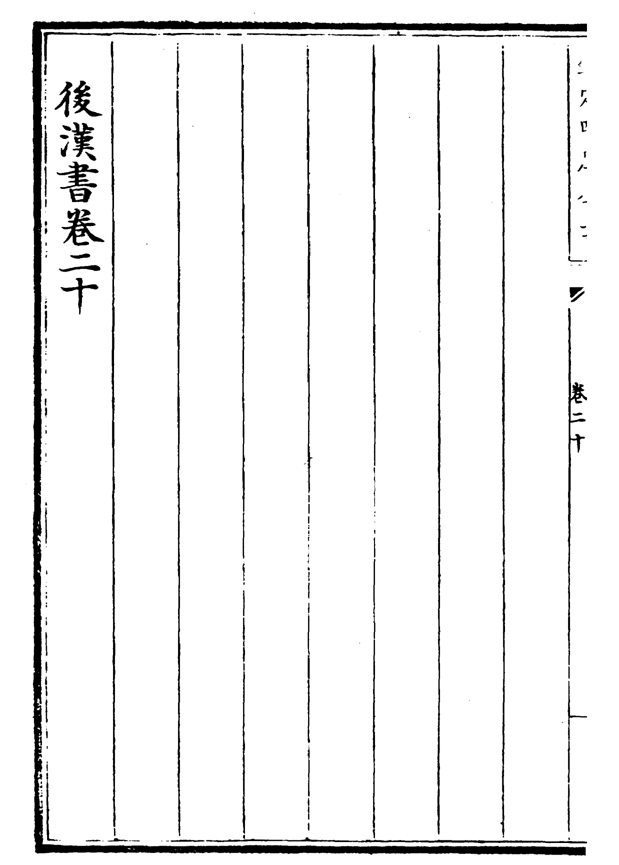
後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

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輿鬼五星天府也黄帝占曰輿鬼天目也朱雀頭也中央星如粉絮鬼為變害故言一名天尸斧鉞或以病亡或以誅斬火魁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日主領珠錢郗萌曰輿鬼者參之尸也弧射狼誤中參左肩舉尸之東井治留尸輿鬼故曰天尸鬼之為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輿鬼大臣誅有干鉞乘質者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為男子從北入為女從西入為老人從東入為丁壯棺木倍價熒惑為凶衰輿鬼尸星主死亡熒惑入之為大喪軒

轅為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之為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

中元（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為將相後太尉趙憙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為使中郎將竇固揚虛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後漢書卷二十

後漢書卷二十考證

天文志上鬭苞授規○困學紀聞曰鬭苞似是人名氏湯則巫咸○困學紀聞曰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乂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頴達云咸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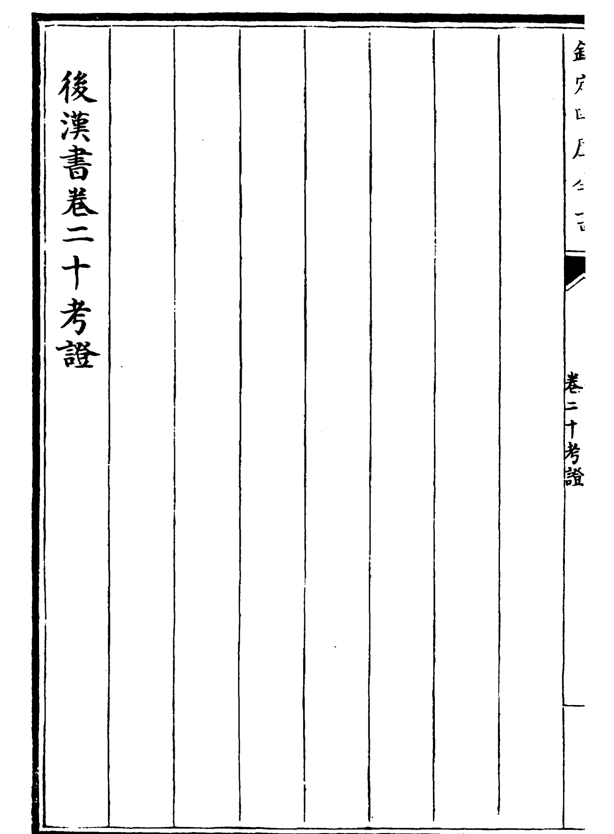
以顯天戒明王事焉注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 臣召南按攝提地侯熒惑俱屬陽故曰附于日非謂土木火必附日而行金水不附日而行也

光武下古今注壬寅犯心火星○何焯校本火改大

威虜將軍馮駿○ 臣名南按公孫述傳作破虜將軍光武紀又作威虜將軍馮峻

是時西北討公孫述○ 臣永祚按公孫述在西南北字

疑誤


後漢書卷二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考證

後漢書卷二十一

梁　剡　令劉　昭補幷注

天文志第十一

天文中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殤一　安四十六　順二十三　質三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流星爲外兵西南行為西南夷是時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太牟替滅陵斬首傳詣雒陽古今注曰閏九月辛

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所光芒相及十一月辛未土逆行乘東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黄帝星經曰出入井為人主一曰陽爵禄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去天船為水彗出之為大水是歲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河為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雲中至原陽貫索貴人之牢其十二月陵鄉

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九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天之眞女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古今注曰三月庚戌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太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十五日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雨水郡十四傷稼古今注曰十二月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古今注曰歷斗建箕房過角亢至翼芒東指滅見至五十日郗萌占曰客星舍房左右羣臣有吞藥死者又牽牛主吳越房心為宋後廣陵王荆與沈涼占有奪地

楚王英與顔忠各謀逆事覺皆自殺廣陵屬吳彭城古宋地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星十一年六月壬辰火犯土星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為大喪質星為大臣誅戮晉灼曰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顔忠等造作妖謀反事覺英自殺忠等皆伏誅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十二月戊

午月犯
木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
昴主邉兵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竇固駙馬都
尉耿秉騎都尉耿忠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肜將兵
擊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為貴相昴為獄事客星守之為
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英黨與黄初
公孫弘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為大將戮人主亡不

出三年後三年孝明帝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石氏星經曰歲星守房良馬出廐古今注曰正月丁未月犯房房右驂為貴臣歲星犯之為見誅是後司徒邢𢗗坐與阜陵王延交通知逆謀自殺

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畢為邊兵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肜坐不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皆屬張張周地為東都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為兵喪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為邊兵彗星出天市為外軍牽牛為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蕉唐城永昌太守王尋走奔楪榆安夷長宋延為羌所殺以武威太守傅

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爲侯

二月九日古今注曰甲申金入斗魁甲寅流星過紫宫中長數丈散爲三滅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稍入紫宫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宫皆大人忌後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俱在參三月戊寅木火在東井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歷文昌餘氣正白句曲西如文昌久久乃滅黄帝星經曰木守東井有土功之事一曰大水郝萌曰歳星守參后當之熒惑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閣道入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入留久為大喪後四年孝章皇帝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古今注曰大如拳起參東南有光色黃白古今注曰癸亥鎮在參又流星大如桃色赤起太微東蕃石氏曰鎮守參有土功事二月流星起天棓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丈三月古今注曰戊子土在參丙辰流星起天津古今注曰星大如桃起天津東至斗黃白頫有光壬戌有流星

起天將軍東北行古今注曰色黃無光參為邉兵天棓爲兵太微天廷天津為水天將軍為兵流星起之皆為兵其六月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朔方並進兵臨私渠北鞮海斬虜首萬餘級獲生口牛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古今注曰十一月壬申鎮星在東井石氏曰天下水其大出流殺人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巫咸曰辰守奎多水

火災亦爲旱古今注曰土在東井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為兵喪辛未水金木在婁亦為兵又爲匿謀郗萌曰辰守婁有兵兵罷兵起巫咸石氏云多火災古今注曰丙寅水在奎土在東井金在婁木火在昴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宫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古今注曰三月甲子火在亢南端門第一星南乙亥金在東井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大星東北二尺所古今注曰丁丑火在氐東南星東南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雞子起太微西東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

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柄間消星紫宮占曰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喪色黄言吉色青言憂色黑言水出皆以所之野命東西南北紫宮天子宮文昌少微為貴臣天津為水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少微天津文昌為天子使出有兵誅也竇憲為大將軍憲弟篤景等皆卿校尉憲女弟壻郭舉為侍中射聲校尉與衛尉鄧疊母元俱

出入宮中謀為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和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勒兵屯南北宮閉城門捕舉舉父長樂少府瓚及疊疊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獄誅憲弟篤景等皆自殺金犯軒轅女主失勢竇氏被誅太后失勢

五年古今注曰正月甲戌月乘歲星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巫咸曰太白守井五穀不成黄帝經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為水石氏曰為旱又曰太白入東井留一日以上乃占大臣當之期三月若一年遠五年古今注曰木在輿鬼七月壬午歲星犯軒

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為水石氏曰為旱火犯房北第一星東井秦地為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為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為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為將相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東井閏月己丑流星大如桃起參北西至參肩南稍有光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跡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徽護烏桓校尉任尚中郎將杜崇征叛胡

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徵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黄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巫咸占曰熒惑守參多火災有反臣郗萌曰海中占曰為旱太白守參國有攻戰伐國也戊寅金火俱在東井郗萌曰熒惑守井從舍蓋二十日流國百川皆滿太白又曰雜糴貴又將相死又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春秋緯曰五星有入軫者皆為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皆為兵發司始入處之率一日期十日軍罷石氏星經曰辰星守軫歲水郗萌曰鎮星出入留舍軫六十日不下必有大喪春秋緯曰太白

入軫兵大起郗萌曰太白守軫必有死王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雒書曰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饑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宫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宫金火在心皆為大喪三星合軫為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為外兵有死將三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吴棽坐事徵下獄誅古今注曰永元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大如拳起婁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羨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竇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

不追虜徼下獄誅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羌反遣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鄉侯趙世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色古今注曰六月庚辰月入畢中占曰流星白為有使客大為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遲亦遲大如瓜為近小行稍有光為遲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樓薄種王唐繒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

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鬼十二月癸巳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軒轅為後宮星出之為失勢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犯軒轅在太微中二月十日丁酉水入太微西門十一月丁丑有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道稍有光色赤黃須

史西北有雷聲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宫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從紫宫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黄帝占曰辰星犯昴大臣誅國有憂郗萌曰多蝗蟲十月辛亥流星起鉤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黄白氣生紫宫中爲喪客星從紫宫西行至昴為趙輿鬼為死喪鉤陳為皇后流星出之為中使後一年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殤帝即位一年又崩無嗣鄧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即位是為孝安皇

帝是其應也清河趙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巳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氐巫咸曰辰星守氐多水災海中占曰天下大旱所在不收荆州流星起斗東北行至須女須女燕地天市為外軍水金會為兵誅其年遼東貊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星占曰太白守氐國君大哭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為爍為

大人憂古今注曰七月甲申月在南斗中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揚占曰多火災一曰地震檢其年十八郡地震明年漢陽火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心為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之為反臣雒書曰熒惑守心逆臣起黄帝占曰逆行守心二十日大臣亂客星在東井為大水荆州經曰客星干犯東井則大臣誅是時安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隲為車騎將軍弟弘悝閶皆以校尉封侯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宫門捕將軍兄弟誅常侍鄭衆蔡

倫刼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為逺國王事覺章自殺
東井弧㫮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隲將左右羽林
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
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四月乙亥月入南斗魁中八月己亥熒惑出入太微端門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河圖曰亂臣在旁己亥太白入斗
中古今注曰三月壬寅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中石氏經曰太白守畢國多淫刑也十二

月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太白晝見為强臣前志曰太白晝見强國弱小國强女主昌是時鄧氏方盛月犯心後星不利子心為宋五月丁酉沛王牙薨太白入斗中為貴相凶臣昭案楊厚對曰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以斯而言太白入之災在貴相天苑為外軍彗星出其南為外兵是後使羌氏討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任尚護羌校尉馬賢擊羌皆降

四年古今注曰二月丙寅月犯軒轅大星六月丙子容星大如李蒼白芒

氣長二尺西南指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階為三公後太尉張敵免官太白入輿鬼為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贓千萬檻車徵棄市韓揚占曰太白入輿鬼亂臣在内臣昭以占為明豈任尚所能感也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春秋漢含孳曰陽弱辰逆太白經天注云陽弱君柔不堪鉤命決曰天失仁太白經天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中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黄帝占曰火攻近期十五日遠期四十日又曰大臣當之

亂國易主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昴郗萌曰客星入虛大人當之又曰客星守危強臣執國命在后族又且大風有危敗黃帝星經曰客星入守若出危大饑民食貴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石氏經曰歲星入留輿鬼五十日不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半死黃帝星經曰守鬼十日金錢散諸侯郗萌曰五穀多傷民以饑死者無數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石氏占太白入鬼一曰病在女主一曰將戮死己巳辰星入輿鬼中郗萌曰以罪誅大臣一曰后疾一曰大人憂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

中戊戌犯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黃帝經曰大人當之國易政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輿鬼質星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郗萌曰太白守輿鬼疾在女主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黃帝經曰熒惑犯守鬼國有大喪有女喪大將有死者荆州星占曰熒惑犯鬼忠臣戮死不出一年中丁卯鎮星在輿鬼中黃帝經曰鎮入鬼中大臣誅海中石氏曰大人憂辛巳太白犯左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寧十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

五入輿鬼鎮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入輿鬼凡五星入輿鬼中皆為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質星為誅戮斗為貴將執法為近臣客星在虚危為喪為哭泣星占曰不一年遠期二年昴畢為邊兵又為獄事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隲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古今注曰元年四月丙午太白晝見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石氏星占太白守昴兵從門闕入主人走郗萌曰不

有亡國必有謀主 五月癸丑太白入畢郗萌曰太白入畢馬馳人走又又云入昴大赦曰有中喪九月壬寅鎮星犯左執法四年太白入輿鬼中古今注曰四月甲辰入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為亂臣太白犯昴畢為近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白入輿鬼中為大喪太白出太微為中宮有兵入斗口為貴將相有誅者客星見天市中為貴喪是時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黄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

女永等并構譖太子保并惡太子乳母男廚監邴吉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為濟陰王以北鄉侯懿代殺男吉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廵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閻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分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宫庚午夕發喪尊閻氏為太后北鄉侯懿病甍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黄門孫程王國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

為天子是為孝順皇帝皆姦人强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郃上書諫曰臣聞天不言縣象以示吉凶挺災變異以為譴誡昔齊桓公遭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聽用齊以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弒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歷天市梗河招搖槍棓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船積水間稍微不見客星一占曰魯星歷天市者為穀貴梗河三星備非常泰陵八星為凶喪紫宮北辰爲至尊如占恐宮廬之內有兵喪之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憂魯星不得過歷尊宿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復有如王阿母母子賤妾

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令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財王者權柄及爵禄人天所重慎誠非阿妄所宜干豫天故挺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靡及也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古今注曰丁巳月犯心七月丁酉犯昴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熒惑入輿鬼太白晝見為強臣熒惑為凶輿鬼為死喪質星為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髙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等及兖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

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公主堅得鬬爭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産皆棄市古今注曰其年九月戊寅有白氣廣三尺長十餘丈徙北落師門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五年閏月庚子太白晝見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滅於虛危虛危為齊牽牛吳越故海賊浮於會稽山賊㨗於濟南五年夏熒惑守氐諸侯有斬者是冬班始腰斬馬市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

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為兵牽牛為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又殺鄞鄮長取官兵拘殺吏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刼畧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臣昭案郎顗表云十七日己丑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主馬牛為外軍色白為兵是時敦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盤等兵二萬人入于寘界虜掠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曅使烏桓親漢都尉戎末

瑰等出塞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恨鈔遼東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戎北狄為寇害以馬牛起兵馬牛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臣昭案郎顗傳陽嘉元年太白與歳星合於房心二年熒惑失度盈縮往来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古今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十一月辛未又晝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晝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輿鬼永和元年五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大星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斗為吳黄帝經曰不期年國有亂有憂海中占為多火災一曰旱古今注曰九月壬午月入畢口中

明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

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黄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

八月古今注曰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閏月甲寅辰星入

輿鬼已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十二月丁卯月犯軒轅大星

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

熒惑與太白相犯為兵喪流星為使聲隆隆怒之象也

辰星入輿鬼為大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

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

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逵蘧政陽定內署令石光

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騰賁

與商謀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說順帝寤解騰賁縛

逵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為羌所沒殺是其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斗為貴相為揚州熒惑犯入之為兵喪其六年大将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又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

營室及墳墓星郗萌占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下亂易政以五色占之吉凶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河圖曰彗星出貫奎庫兵悉出禍在強侯外夷胡應逆首謀也西北歴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歴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古今注曰五月庚寅太白晝見十一月甲午太白晝見營室者天子常宫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崩昴為邉兵又為趙羌周馬父子後遂為寇又劉文刲清河相謝暠欲立王蒜為天子暠不聽殺暠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

以惡人所封廢為尉氏侯又徙為犍陽都鄉侯薨國絕歷東井輿鬼為秦皆羗所攻鈔炎及三台為三公是時太尉杜喬及故太尉李固為梁兾所陷入坐文書死及至注張為周滅於軒轅中為後宮其後懿獻后以憂死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漢安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太微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二年正月已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七月甲申太白晝見辰星犯輿

鬼為大喪熒惑犯鎮星為大人忌明年八月孝順帝崩孝沖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韓揚占曰天下有喪一曰有白衣之會明年正月又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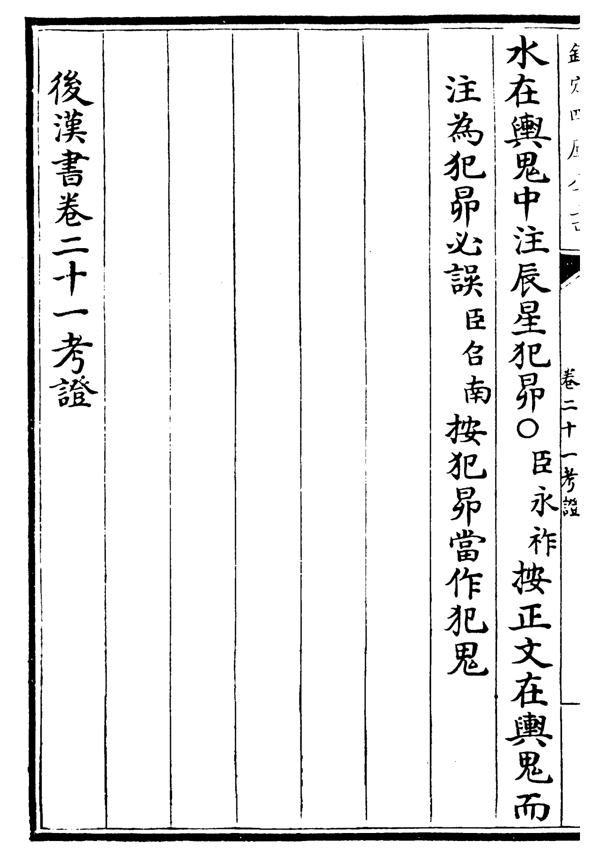
孝質本初元年古今注曰三月丁丑月入南斗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為逆謀閏月一日孝質帝為梁冀所鴆崩

後漢書卷二十一

後漢書卷二十一考證

天文志中攻蕉唐城○臣召南按文當作雟唐城雟唐永昌郡屬縣也

二月九日甲寅流星過紫宮○臣良裘按書日例惟甲子此兼言九日訛也上書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此不應更紀二月事且上書元年正月丁巳則二月九日安得爲甲寅乎下云十二月戊寅彗星出考章帝紀在建初二年此二月九日乃二年九月之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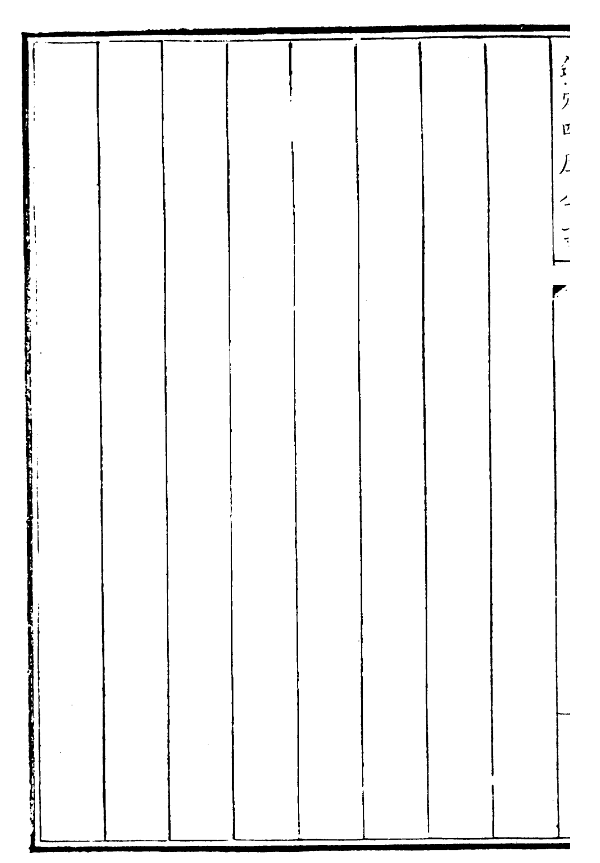


水在輿鬼中注辰星犯昴○臣永祚按正文在輿鬼而注爲犯昴必誤臣召南按犯昴當作犯鬼

後漢書卷二十一考證

謹案卷二十第三頁後四行用定靈軌刋本定訛之據毛本改

第十一頁前三行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刋本國訛出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朱文佐